

## 遺愛人間的大愛

文/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張肇烜 醫師



生命有限，大愛的精神卻是無涯

一個假日的清晨，我來到一間不曾來過的醫院參加研習會。

從大門走入，右邊的牆上寫著四個大字「遺愛人間」，牆上寫著這麼一段文字：「**捐贈遺體或眼角膜、腎臟、肝臟等器官以供研究或移植，對醫學之貢獻甚鉅且澤遺病痛同胞，其崇高襟懷令人肅敬，爰以立碑誌蹟以資旌表，使其愛心仁德傳頌人間。**」

我不經意地看到牆上有一個熟悉的名字，這和國小啟蒙老師的名字完全相同。「是老師嗎？」名字底下寫的籍貫和出生年月日，也幾乎相符。

幾年前，我從醫學系畢業後，便入伍服役，被派遣到海軍艦艇擔任醫官。某一日，接到好久不見的國小同學訊息，他說我們的老師得到癌症，已經是末期了，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看老師？她在○○醫院的安寧病房……」。

那時，我人處在離島無法和同學一起去看老師。我手寫了一張卡片，卡片裡寫著我對老師的感謝與祝福，謝謝老師一直以來這麼照顧我們、關心我們，小時候還自掏腰包買了好多全新的課外讀物以及世界名著放在教室供我們閱讀。「閱讀，是世間最美好的事情。」印象中老師總是面帶微笑地這麼鼓勵我們。因為老師的啟蒙，讓我從小就養成對閱讀的喜好。

我想起那時候同學跟我說，他們到醫院的安寧病房去看老師，其實老師已經非常虛弱，說話和拿東西都沒有力氣，卻還是強打起精神，想要看看大家、聽大家的聲音。同學跟我說，因為老師太虛弱了，於是他大聲朗誦著我寫的卡片給老師聽。沒隔多久，就傳來老師過世的消息。

生命，是如此的無常。

幾年後，我已退伍，再回到母校的附設醫院服務。因為參加研習會的機緣，我踏入一間不曾到過的醫院，因為這樣的機緣，再次的和「老師」重逢，我沒想到竟是以這樣的形式…



“總有一天，我會躺在醫院的白色被單下。  
總有一個時候，醫生會認定我的腦功能已經停止。  
那表示，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了。

那時候，請千萬不要稱呼那是死亡之床，而應該稱為生命之床。  
因為我要將我的身體器官拿出來，幫助別人延續他們的生命……

讓我的眼睛，給一位從來沒有見過人世的人；  
將我的心，給一位面臨心臟衰竭、飽受病痛折磨的人；  
把我的腎，交給那老是去洗腎的人；  
用我的筋骨、神經，讓跛腳的孩童行走；

燒去我的殘骸，變成可綻放美麗花朵的肥料。  
如果必須埋葬什麼，請埋葬我的過錯、軟弱及偏見。  
將我的罪歸還魔鬼；將我的靈交給神。

如果你要懷念我，請與我一樣：讓我們都永生不死……”

~如果你要懷念我 譯自 Robert N. Test 所寫 “To Remember Me”

讀著這段文字，我想起生前作育英才、熱心教學的老師，身後還是一樣的熱心。我們社會受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儒家思想影響，「死留全屍」的觀念根深柢固，連帶使得死後願意「器官捐贈」與「大體捐贈」的民眾少之又少。

作下這個抉擇如千斤之重，捐贈者和家屬「敦厚寬闊」的勇毅大願及「無我之愛」的奉獻大愛，是世間最動人的善舉。

老師捐出身體可用的器官，遺愛人間，讓大愛能夠繼續在世間流傳著、讓溫暖能夠繼續在社會蔓延著、讓生命得以用另外一種方式繼續延續。

生命有限，大愛的精神卻是無涯！老師以個人有限的生命，將大愛遺愛人間，他在生命將熄的最後一刻，在人世點起一盞善念之燈。生命雖然死去，器官移植到受贈者身上得以獲得重生，薪火相傳成就了光明世界，也使生命作了無限無限的延伸。

這是人世間最無私，最動人的大愛！